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涵題



局

書

屯土山關公
約三事



折將
袁本初損兵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新蔡陽兄弟
釋於

第一才子書卷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為不降曹三字下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雲長即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為降漢。而實降曹操者也。呂布袁術等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為漢。即是曹。曹即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是曹。將兩下劃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十分見識。非讀熟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張遼三罪。第一是負皇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匡扶漢室。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嫂。末言尋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嚴男女之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為第一。以張遼所云第一者為第三。而曹操聽之。不以第一事為難。獨以第三事為難。不知第三事即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即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為漢。不以曹操為漢。既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漢。不歸曹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列七人之數。而曹操於董貴妃則殺之。於五家七百口則殺之。獨至甘糜二夫人。不惟不殺。又加禮焉。何也。曰此非愛玄德。而獨能忘其讎。

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殺甘糜者為關公也。使關公而死於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於董貴妃與五家七口者幾希矣。

觀雲長秉燭達旦一事。曹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此設心亦甚惡矣。忌玄德離玄德故欲以此辱玄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之奸真是如鬼如蜮。

關公受袍則納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於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篇。誦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長之不置也。

玄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即劉之將也。關公而殺袁之將。是即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死而殺玄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為關公咎也。紹之約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并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投紹。紹之必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料已探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難蒙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正謂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為關公咎也。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玄德。然曹操則始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袁曹優劣又見於此。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即差劉備投降之兵入

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為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

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計亦甚善操聽其謀即令徐州降兵數十徑投下邳來

降關公關公以為舊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用降卒也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

關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非罵不足激公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

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

提兵便回公亦見及此但恨稍遲耳只聽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

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

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

可歸只得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圍將土山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

前張飛失陷二嫂於徐州今關公亦失陷二嫂於下邳一是夜間一是日裏一是醉後一是醒時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詐

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不從曹操一邊特叙起却從關公一邊帶

叙出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特為下邳着急更為臨二嫂着急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

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

遠欲來相敵耶以已度人各為其主是關公語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

公叙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不是敵便是說關公此時語氣落落難合遼曰不然昔日蒙兄

公叙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不是敵便是說關公此時語氣落落難合遼曰不然昔日蒙兄

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

又將白門樓事一提

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

既非敵又非說則是助矣以己度人朋友情重又確是關公語

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

語氣又落

遼曰玄德不知存亡冀德未知生死

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

先言二嫂無恙以安其心

如此

相待弟特來報兄

二句又含吐得妙

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

不是敵不是助竟說矣

吾今雖處絕地視死

如歸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

適前數語至今讀之眉欲動

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為天下笑乎公

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

凡說英雄人舉之不動責之則動甘言卑詞不若嚴氣正色此極得

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

而兄即死戰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是玄德若死關公不得獨生玄德若生關公安得獨死

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死戰二夫人無所倚賴負却使

君付託之重其罪二也

是公死而使二夫人亦死是公有憾於死倘公死而二夫人或未必能死則公益有憾於死

兄武藝超羣兼通經文不思

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關公心存漢室遼即以此漢室二字動之

關公以死為義乃張遼偏說不是義妙

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

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劉使君音信

如在不處即往投之

此二句方刺入關公耳中

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

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

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二為第一以三罪中第一為第二錯綜得妙古人本無印板說話今人奈何有印板文字也

公曰兄言三

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

遼因三罪說出三便公又因三便說出三約

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

只降漢帝不降曹操

辨君臣之分

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

到門

嚴男女之義

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

明兄第之義

三者缺一斷不肯

降望文遠急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

為漢相漢即吾也

曹操欺天下而天下受此欺正為此語

此可從之

第一件似難却易

遼又言二夫人欲請給皇叔俸并

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

何疑焉

第二件真是不難

遼又曰但知玄德信信雖遠必往操掘首曰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

事却難從

操之所難正在第三件

遼曰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

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

為後文贈袍贈金贈馬諸事張本

操曰文遠之言甚當

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

城見二嫂告知其事然後投降

幾於三事之役又請一事

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

至十里

奸雄可愛

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

曹操生平以詐待人獨於關公則信之

遂引軍退

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

應前張遼所云軍民盡無傷害

竟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

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

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

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

未敢擅便

事嫂如事兄稟命於嫂如稟命於兄也

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

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以為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

應前張遼所云不許驚擾

叔叔既

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曹操日後不肯容叔叔去尋皇叔

曹操難在第三事二夫人亦疑曹之難在第三事公曰

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

為後又五關斬將伏筆

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

女流偏要敬口此語可為女流之羞

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

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

足慰平生之望

與袁紹接玄德語相似然紹繁禮虛文操深心厚貌各自不同

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

再面決一句妙

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

事再申明一遍

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

為後文不辭而去伏筆

操曰玄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軍中

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緝語亦妙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

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

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

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試之而公男女之辨凜然不亂

操見公如

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間撥老軍十

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為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

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禮貌不足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

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金帛不足以動之為後封金伏筆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

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好色不足却又三日一次

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

敢退回。此今天下有如操聞之又嘆服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

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衣錦尚絀

之著惡其舊之沒也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也。某今日穿

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至性至情請至操嘆曰：「真

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為

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

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麋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夢承有夢甘夫人亦有夢

之夢似凶反吉夢長夢短各有成趣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

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前不叙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中補出關公之淚亦自難落。問其

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縛其髯，

而言曰：「生不能保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醉後心熱乘醉解髯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

其言中之意而但問其手中之髯極力把問話說開去最得為人解悶之法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

之，恐其斷也。」陸士龍自愛其髯惟公亦然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髯。婦人當如是矣次日早朝見帝，帝

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髯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

第一子書卷三十三第二十五回

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

此語既時相襲又經御賞髯之遺際可謂獨奇

因此人皆呼為美髯公。

聞中忽一

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軀頗重，馬

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

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

自白門樓後此馬不知下落今忽然出現

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

關公。

人稱主馬亦稱主幸哉亦免今乃得其主矣。赤兔人騎亦免馬正如秋水長天

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

嘗下拜。」

公平日之不輕下拜今在曹操口中補出

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馬耶？」關公曰：「吾知此馬

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

非為馬而拜為兄而拜也

操愕然而悔。關公

辭去。後人有詩嘆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二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

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

皇叔，未嘗去懷。」

略無隱諱

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

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

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

出言如金石

遼曰：「倘玄德已棄世，

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

不負桃園同死之盟

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

告。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

關公之義能使奸雄心折

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

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

按住雲長一處以下再叙玄德一處

却說玄德在袁紹處旦夕煩惱紹曰玄德

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操

玄德處死說兄弟後及妻小

上不能保國下不能保

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

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

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

田豐第一次不欲戰第二次欲戰今第三次又不欲戰隨時通變正與沮受不同

紹曰待我思之因

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

玄德只以衣帶詔為重

紹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

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

不聽其言又辱其身待士如此安能勝操乎

沮受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其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

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眾皆下淚送之

與襄叙哭師相似

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

攻白馬沮受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

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見操

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

只為欲立功急欲立功

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

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

白馬靠土山筈住

又是一座土山

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

駭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諾

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

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猛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

報讎。」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至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

魏續於馬下。呂布之馬已為關公所騎。呂布之將又為顏良所殺。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

合。敗歸本陣。為得顏良聲勢越能得雲長聲勢正與寫華雄一樣筆法。諸將悚然。曹操軍敗。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

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

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

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是直欲借雲長之手以殺。玄德也。昱之計亦謂矣哉。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

辭二嫂。二嫂曰：「叔叔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早為復。卷伏筆。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

馬。此關公第一次試馬。青龍赤兔正復成對。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叙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

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土山

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所謂以客禮相待。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旗幟鮮明。槍刀森

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語味

雞犬又以土瓦為之。輕之殊甚。操又指曰：「麾蓋之下。綉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

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山前顏錡出賣首級不誤主帥。關公出語亦甚。風流然則世之建虛名者大半皆賣首之標矣。操曰：「未可輕視。」誇獎顏良正激

怒關公不用請他。却用數他妙甚。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

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

亦激他一句

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顰眉

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

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

下。

殺得出其不意，所以謂之刺也。

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

插標賣首，今已被青龍刀買去矣。

飛身上馬，提刀

出陣，如入無人之境。

描寫神威，真如生龍活虎。

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

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

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

物耳。」

既念其兄又誇其弟，公固處處不忘兄弟也。○探囊取物，與插標賣首正映射極趣。○叙關公一邊太熱，覺翼德一邊太冷，却從關公口中突然一提。

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

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

為長坂橋伏筆。

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

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髯使大刀一勇將

不知其名，但言其狀在河北軍士眼中，口中畫出一關公。

匹馬入陣，斬顏良

而去。因此大敗。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受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

指玄德曰：「汝弟殺吾愛將，汝必通謀，留你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

使袁紹此時果殺玄德，雲長知之必

立誓報讐，務殺袁紹而後死，是既借雲長之手以殺玄

德，又借雲長之手以殺袁紹也。程昱之計真是可畏。

正是

初見方為座上客，此日幾同階下囚。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遂以漢為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即博雅家亦時有

此此起於俗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鑄壽亭侯印貽公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讀者不察。遂為所誤。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愉為餘不亭侯。鍾繇為東武亭侯。玄德為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禕會諸將於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為名耶。鷄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俗本之訛。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餌之。欲用之則亦餌之。然文醜為操所餌。關公必不為操所餌。操亦無可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龔都之以玄德消息告雲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為顏良惜。公之誅文醜。更不得為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之欲殺玄德者。亦再玄德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直待見孫乾遇龔都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於殺玄德。則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即袁紹讐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前之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面。萬死不辭之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關公亦奇曹操以豪傑折服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奸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傑則奇夫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奸雄中有數之奸雄也

人情未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未有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所以駕馭人才籠絡英俊者恃此數者已耳是以張遼舊事呂布徐晃舊事楊奉賈詡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不棄故從新樂為之死獨至關公而心戀故主堅如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之術既窮始駭天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即欲不吁嗟敬仰安可得乎

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此志也縱無二嫂之羈絆而了然一身亦必不給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紹為曹操之讐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隱諱不知兄在則斬

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却說袁紹欲斬玄德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備自徐

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亦面長髯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

何不察之此時雲長尚在疑似之間故玄德只說不是雲長以解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受曰誤聽汝

言險殺好人第一次欲殺被玄德解過遂仍請玄德上帳坐議報顏良之讐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

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賊所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玄德視其身身長八尺面如鰲

豸乃河北名將文醜也文醜之意只在報顏良之讐更不去打聽關公消息故卒為關公所殺也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

讐吾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曹賊沮受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為

上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眾皆不能還矣沮受分兵守險之說亦與田豐相合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

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既知兵貴神速何以前番兩次不肯速戰沮受出嘆曰上盈其志

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與田豐以救擊地之言亦復相同遂託疾不出議事玄德曰備蒙大恩無

可報効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玄德意只重在此句紹喜

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

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若使玄德在前文醜不至於死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

後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本此處

多說今依壽印貽公為後挂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

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後軍為前軍以前軍為後軍

文德分

前使軍曹操却以前軍後軍互相割轉

糧草先行軍兵在後諺曰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

草在後多被剽掠故令在前

此是假話

虔曰倘遇敵兵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一到

時卻有理會

只不說明

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暫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

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遠將

如之何操以鞭指兩阜曰此可暫避

諺曰

人馬急奔上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

歇盡放其馬

既棄糧又棄馬莫令人不測

文醜軍拚至眾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

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

荀攸獨知曹操之意

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

曹操只不要說明

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却令軍將

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

止遏不住只得撥馬走

曹操能兵

操在土山上指曰文醜為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

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

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起

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

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文醜沿河趕

來

此亦寫文醜聲勢

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

突如其來與斬顏良時又自一樣氣色

大喝賊將休走戰不三合文醜心怯便撥馬遶河而走那關公馬快

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

文醜此時若以玄德消息告關公則不至於死矣

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

了文醜大驅人馬掩殺河北軍大半落水

沮受言不可渡河此處方險

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如垂棘之璧屈

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

讀者至此必謂二人相會

前面哨馬

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

但聞其形未見其人

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

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著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

但見其旗不見其人

玄德暗謝天

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

信其在曹而反喜者信其必不降曹也

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

得收兵回去

此時宜必相見矣而竟不相見方喜在原之近又恨曹操之遠咫尺天涯為之一嘆

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

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

此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

讀者至此為玄德吃嚇又代關公吃嚇

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

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

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知公必怒此借公之手而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

程昱所言不出玄德之料

袁紹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

第二番欲殺又被玄德解過

喝退左右請玄

德上帳而坐玄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

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

尚在疑似之間則玄德只言不是雲長以解之今者雲長更無疑感矣則又言招來雲長以解之

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

高堂而此之否玄德修下書劉未有人送去此時石顯奇去又作一類妙

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

袁紹此番又是虎頭蛇尾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眾官賀雲長

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此時方纔說明

眾皆歎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遣兵

救之雲長聞言進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惟其急欲歸劉故急欲報操耳操曰雲長建立大

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閑必生病疾英雄語玄德驕肉復生之嘆亦是此意曹操壯之點

兵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

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

劉住營寨當夜營外拏了兩個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乃孫乾也來得突兀出於意外

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蹤跡不聞今為何在此處乾曰某自逃

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孫乾一向蹤跡只用他中一句叙出極省筆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

人無恙否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

其便今劉龔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又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教某為

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玄德公相見

玄德寄書未到孫乾相見在前雲長欲知乃兄消息不從河北知之却從汝南知之皆出意外關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新紹

二將恐今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袁紹殺己也恐因此而玄德又不在袁紹處耳乾曰吾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亦探玄德尚在

袁紹處與否也。為復文途中報信筆

公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

言兄長果然在袁紹處則紹雖欲殺我亦必往也

今回許昌便辭曹

操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冀都披挂出陣關公曰汝等何故背反

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為何背主都曰劉玄德在袁本初處

汝却從曹操何也

孫乾在營中密語冀都在陣上明言○為復文軍士報二夫人張本

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冀都便走

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

讓汝南者欲其立功報曹操以便速去耳

關公會意驅軍拚殺劉冀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

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

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與否公答曰未也

此時不即實告是精細處

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

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

將關喜信反先痛哭敘事至此又復一頓

正哭間有一隨行

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在河北袁紹處

不用關公說却用軍人報信事曲而文亦曲

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陣上說來

應冀都語

夫人急召雲長責之

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

曰兄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泄漏也

恐有泄漏者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河北耳豈知操固與程昱善氣手

緩圖不可欲速

為欲待孫乾回報也却又說明妙

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急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

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曹操

公則必待孫乾報而後知操豈待于禁報而後知耶

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在

閑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

知玄德音信特來賀喜

公方欲殺之而關公曰故主雖在

未得一見何喜之有

遼既明言公即不隱諱

遼曰公與玄德交比弟與兄交如何公曰我與兄朋

友之交也我與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豈可共論乎

看他輕重較然只二語中已備五倫之三矣

遼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為我致意丞相

真心快語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

恐亦無甚妙計矣

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

報有故人相訪

讀者至此必謂魯乾有信至矣

及請入却不相識

奇

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紹

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紙遞與

關公公視之乃玄德書也

玄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來來得突兀出人意外

其略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名圖富

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

兩番幾被袁紹所殺故言之激如此

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

不得

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

曉得此書則知玄德尚在袁紹處不必待孫乾回報而公之去更不容緩矣

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肯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

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

明明白白是公一生過人處

吾今作

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却曹操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之奈何

陳震之意

彼公不告而竟去公為人明白則必告而後去

公曰吾寧死豈肯留於此

言不死則必去不去則必死也

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

懸望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未嘗不

三嘆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

公帳中看出關公答書，即從閣公筆下寫出，叙得參差有致。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迴避牌。

於門。操所謂有計留之者，別無他計，只是一個不肯相見耳。關公怏怏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

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一塵不染，澄然以清。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

又挂迴避牌。操此時留公之計亦窮矣。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省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

事，遼亦託疾不出。此想亦曹操教之也。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

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畧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

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明明說出，更不隱諱。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

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為後文華容道伏線。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

於堂上。封金挂印至今傳為千古美談。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

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操於去勇於去更不曉得，疑其去。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

避先為五關將作一引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

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

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四字有無限愛惜無限嗟呀之意○曹操見書是第一段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

門而去車仗鞍馬二十餘人人數在北門守將口中補出皆望北行北門守將來報是第二段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

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此句又於關公宅中人口內補出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

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關公宅中人來報是第三段只關公

一去用三段文字以描寫之來得昂藏去亦去得英雄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曰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於丞

相眾視之乃將軍蔡陽也預為後文斬蔡陽伏筆正是

欲離萬丈蛇龍穴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吾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吝一紙文憑不即給與使關公而死於下喜之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與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中人但見各為其主之語便嘖嘖曹操不置可謂不知烏之雌雄矣

文有伏線之妙滎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此即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一叙鄉情閒閒冷冷極沒要緊處却是極要緊處如此叙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

關公斬蔡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蔡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廖化歸關公尚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年下種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忽忽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過一關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有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為雲長立傳而玄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白馬之役忽

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德之威靈如見至於玄德行藏或在袁紹一邊致書或在關公一邊接柬或在冀都陣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備述處處提照出來更不疎漏真叙事妙品

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騁雖有千里馬無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兩處可以邀倖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讎守關將士防禦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有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邀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雖易者亦難志既決雖難者亦易耳

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餘或以力敵或以計害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

操視諸將中未嘗有此人

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

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

後患

又是一個要緊了

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袁紹欲殺玄德而曹操不追關公有始有終高紹一頭地

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

敬之據所以餌人者不過財賄爵祿耳今二者不足以動關公操安得不敬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个人情汝可先去

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為後日記念既不追之則必餞之索性厚一倍有心人算計往往如此張遼

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

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公此時必謂追兵至矣

回顧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尊恙已愈乎關公教車仗數人只管望大路緊行為後被劫伏筆自己勒

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

相送特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其言甚遂

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

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挂避禍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眾

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

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遣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

印還納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簡而意盡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

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

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其人光明其言磊落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

區區微勞何足挂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自誤解腹分淺乃愛極慕極之語錦袍

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青龍刀

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須買以袍而得不得則曹操此袍可留異日

華容道一命矣遂下橋望北而去操甚感公甚落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

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代為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自曹操自引眾將回城

於路嘆想雲長不已見如此人安得不惜別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追車仗約行三十里却

只不見不知者謂至此必疑是曹操使人截去矣雲長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

與張遼背後相呼正復相似不知者讀至此又疑是曹操使人來留公矣關公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項下

懸着首級一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奇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於

地雲長恐是詐細精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

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眾五百餘人劫掠為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

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

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死今獻頭與將軍請罪此事只在廖化口中叙出省筆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

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

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又在二夫人口中略述一遍

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

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又在左右口中略述一遍關公聞言乃拜謝

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之

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丞相之金且不受况強盜之金乎然不受丞相之金亦不廖化拜別

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廖化欲從關公而此處不即相從合而後離過為後文伏線妙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

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

禮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二人為河北名將而公能殺之則殺名將者之

為名將其名更著矣○前卷事又從老人口中一提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

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公曰

尊嫂在上安敢就坐極似范老在石室中光景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

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曾為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

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未至第一

關先為第四回關脫難伏線妙關公允諾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

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第一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

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

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

文憑前曹操送行贈金贈袍而不與以文憑是不留而留送而不送也公曰因行期忽迫不曾討得不說曹操不給只說自己討秀曰既無文憑

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稟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

得不如些。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

其語漸硬

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少為質。

此言無禮

關公大怒。

不得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挂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今敢過去？

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秀挺槍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

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

孔秀前恭後倨，關公亦先禮後兵。○斬却一將。

眾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殺孔秀，不得

己也。可見五關斬將，原非關公本意。與汝等無干。借汝眾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

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眾將商議。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

第二

早有軍士報知。

擋必有罪責。畏曹操故，不畏關公。韓福曰：關公猛勇，顏良、文醜俱為所殺。又將殺顏良，文醜一提。今不可力敵。

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

鋒，佯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既欲免罪，又復貪賞。商

議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

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否？

已知其人，却又假問。

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

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

坦出馬，掄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

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為兩段。斬却二將。關公

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

住飛馬徑奔韓福衝散眾軍韓福急閃不及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

此頭與肩

足以報吾臂之恨矣○斬却三將

殺散眾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

投沂水關來

第三

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鎚原是黃巾餘黨

廖化是強盜餘

黨卞喜亦是強盜餘黨乃既做官之強盜反不若不做官之強盜能識好人也

後投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

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蓋為號欲圖相害

在佛地上謀殺好人是強

盜所為然未必非和尚所為也

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

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

小人欺君子偏能為君子之言

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卞喜曰將

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稟表曲

言之太甘能為君子之言其中必苦

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

前下馬眾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

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

胡班教關公却

於胡華家先期伏線普淨致關公即在鎮國寺當日相逢

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

貧僧否

雖然當日相逢却叙昔年舊識然則伏線又在二十年之前

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

隔一條河

離鄉人好與同鄉人言鄉出家人亦與俗家人言家意中欲報極緊要的事口中却說沒要緊的話

卞喜見普淨叙出鄉里之情恐有走泄

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叙舊

情耶

不是逢僧話却是叙鄉情不是浮生半日閒却是敘況幾年瀾如唱西廂曲者不是隨喜到却是望蒲東耳

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

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

目視關公。

此僧大通是惠明。不是法聰。

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下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下

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歹意。下喜未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乃大喝

下喜曰。吾以汝為好人。安敢如此。下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動手。皆被

關公拔劍砍之。下喜下堂。遶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下喜暗取飛鎚擲打關

公。關公用刀隔開鎚。趕將入去。一刀劈下喜為兩段。

要在佛地上殺好人。是真強盜。能在佛地上殺歹人。是真菩薩。○斬却四將。

隨即

回身來看二嫂。早有軍人圍住。見關公來。四散奔走。關公趕散。謝普淨曰。若非吾師

已被此賊害矣。

救關公者普淨殺下喜者亦普淨殺之。而當殺即生也。此僧可謂深通佛法。

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

處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

早為玉泉山伏筆。

關公稱謝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

第四回滎陽

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公。

關公念兄恩。王植重姻誼。開開相對。

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

於路馳驅。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

與下喜一樣騙法。

關公

見王植意甚慇懃。遂請二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

席令却不赴王植席。足見精細。

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苦。請二嫂晚膳畢。就正房歇定。令

從者各自安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甲憊息。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

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犯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千

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才問是誰盡皆燒死不用壁中刀斧却在夜間

吾亦自引軍接應為後追趕胡班領命便點起軍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

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至驛

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

綽髯於燈下凭几看書寫得如畫班見了失聲嘆曰真天人也不特其人可敬其貌亦可敬公問何人胡班

入拜曰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

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嘆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告曰王

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當先去開了城

門將軍急收拾出城方信胡華寄書不是閒文關公大驚忙披挂提刀上馬請二嫂上車盡出館驛

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

胡班還去放火前是王植賺關公此則胡班賺王植矣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來送命當先

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讐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

馬挺鎗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為兩段斬却五將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速行

於路感胡班不已為後文胡班歸蜀伏筆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於劉延延引十數騎出郭而迎

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照應自馬之役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尋

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讐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

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去

先報

公曰太守應付船隻

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

無用

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

又在關公

口中將前

事一提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

無用

之人關公知劉

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

有殺有不殺妙甚若逢人便殺便不成關公矣

到黃河渡口

第五

秦琪引軍出問來

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

德敬來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

前托言事兄行忙此則竟說不受節制更是直

捷痛

琪曰吾奉夏侯將軍將令守把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我

於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

若何

又將前

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秦琪頭落

斬却六將

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

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

將行程關總結一筆斬將

數總算

後人有詩嘆曰

挂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

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閒

關公於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為負恩之

人矣關公此語知後日華容道相遇定然不假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

孫乾也

孫乾到此方來

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

回兵之後復奪了汝南

此事只在孫乾的口口補出極妙

遣某往河北約結好袁紹請玄德同謀破曹之

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妬忌田豐尚囚獄中沮受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

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

了

此卷叙關公一邊十分熱鬧放下玄德一邊未免冷落今就孫乾口中將河北事細述一遍筆法又密又省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為所害特遣某

於路迎接將軍幸於此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

陳震致書在孫乾未至之前孫乾報信又在關公已行之後却叙得參

差錯落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

寫得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前孫乾在汝南時未說此

事故至此方言

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與皇叔此處相會二夫人皆掩面垂淚

寫得那關

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

未赴河北轉汝南只因古人蹤跡無常遂使人文字變幻

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

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某休走正是

大將阻關徒受死一軍攔路復爭鋒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美其大義而陰實忌其歸劉也故聽彼自往若其於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其中途為人所害而死則是不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過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矣於是又恐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齎送文憑以示厚恩斯其設心不大可見乎文憑之

送不送於需用文憑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慎勿被曹操瞞過也

關公既遇廖化又遇周倉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綠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荏苒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僕勝似擁嚙囉稱大王也

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為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翼德殆視雲長而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操為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彼誤以關公為降曹故罵曹操并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暇顧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乖即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公憤為重而桃園之私盟為輕推此志也使翼德而處土山之圍寧蹈白刃而死豈肯權宜變通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為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惡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

翼德失徐州而雲長責之雲長寄許都而翼德責之能如此以義相責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締私盟便互相遮護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濟水

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子乎

玄德之於關公也隔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覲面相逢而綽槍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信關公者也觀弟之責其兄則能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之信其弟則能為翼德之兄者大非偶然矣

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來胡華與胡班為父子韓福與王植為姻家蔡陽與秦琪為甥舅不惟各主其主又復各親其親矣至於不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己嗣關公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玄德夫婦是再團圓合前同與此同殆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

玄德在許都聽滿寵報信但知公孫瓚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令人鬱鬱不快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但知玄德下落并不提起張翼德下落又令人鬱鬱不快今至此卷不約而同不期而會不特當日見者快然即今日讀者亦為之快然由前而觀則桃園為初聚義古城為再聚義由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方為大聚義古城合子龍已為小聚義也

劉關張三人兩番聚散一散於呂布之攻小沛再散於曹操之攻徐州而玄德則

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芒碭山中乃敘事者於前之散也略關張而獨詳玄德於後之散也則略翼德稍詳玄德而獨甚詳關公所以然者三面之事不能並時同叙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載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簡括焉史遷筆法往往如此

前卷埋伏後文此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廖化普淨輩俱於兩卷埋伏麋竺麋芳簡雍趙雲等俱於此卷收拾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二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於丞相發落言訖便拍馬挺槍欲鬪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來使於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賞公文通行諸處

直待渡河之後公文方到此曹操奸滑處

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

口第一處斬關之時關更必已飛報許都矣豈有五關俱斬而操猶未知者乎其曰未知者曹操教之也恐知之而後發使不見了自己人情耳

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挺槍來迎兩馬相交戰

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挺槍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

此句問得便妙惇驚

亦以斬關之事操必知之矣

使者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

度

河前一紙公文不見脫漣河侯公文雪片而至曹操大是好滑

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使者曰未知第二番使命云惇曰既

未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揮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怒舞刀迎戰兩個正欲

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長元讓休得爭戰眾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

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阻特差我傳諭各

處關隘任便放行

前二次言不知者恐知其斬關而後殺使不見了人情也此直言已知者見得知其斬關而並不怒索性再賞人情也皆是曹操奸滑處

惇曰秦琪是蔡陽

之甥他將秦琪託付我處今被關某所殺怎肯干休

伏後蔡陽斬殺事

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

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五關俱已斬過

一夏侯惇何足阻之此時亦落得做個人情矣

遼曰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聞兄長又不在此處吾今將遍天下

尋之遼曰既未知玄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

本為放行而來却轉出挽留一語趣甚

關公笑曰安有是

理文遠回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

公之來以遼始公之去亦以遼終

於是張遼與夏

侯惇領軍自回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此事二人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

雨滂沱行裝盡濕

出路人每有如此苦事

遙望山崗邊有一莊院關公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

一老人出迎

又遇一老人

關公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

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堂飲酒

此老之待客與胡華相似

一邊烘焙行李

照上行裝盡濕句細甚

一邊喂養馬匹

關中帶出馬匹二字為後偷馬一逗細甚

至黃昏時候忽見一少年

又遇一引數人入莊徑上草堂郭常嘆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謂關公曰此愚男也關公

少年

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

代答

少年見過關公即下堂去了

寫得閃閃忽忽

常流涕言曰老夫耕讀

傳家止生此子不務本業惟以遊獵為事是家門不幸也

胡華之子賢郭常之子不肖聞相對

關公曰方

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

今專務遊蕩無所不為

伏偷馬事

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為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

與孫乾方欲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

讀者至此疑又有下喜伏兵王植縱火之事

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乃

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大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廝打

看好

公問其

故從人曰此人要來盜這赤兔馬

前有劫車仗之盜此又有偷馬匹之賊亦聞相對

被馬踢倒

公不可犯公之馬亦不可犯

我等聞叫

喚之聲起來巡看莊客們反來廝鬪公怒曰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作郭常奔至

告曰不肖子為此歹事罪合萬死奈老妻最憐愛此子

人情多愛獨子而婦人之情又每憐不肖之子則此子之不肖未必非憐愛成之也

乞將軍仁慈寬恕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

不知子者又莫若母

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日郭

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犬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恩恕關公令將出我以正言教

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了

為後劫馬伏筆

關公謝別郭常請

二嫂上車出了莊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

擁出百餘人為首兩騎馬

本為盜一匹馬却引出兩騎馬來

前面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

之子也

奇絕此子兩備忽伏忽見

黃巾者曰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

過去關公大笑曰無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為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

第一卷中事之

於此一提○公關公口中補綴劉張如甚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鬚者名關雲長

此人口中却放下劉張獨問關公又妙

却未識其面

現對面

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

此人所以舍劉張而獨問關公者蓋已疑公之赤面而特未見有長髯耳

故公即開

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

前有殺杜遠之廖化今有擒郭子之裴元紹又遇過相對關公問其姓

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

來報有一客人

更不問此客姓之這廝可謂凶莽

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

却遇將軍

前杜遠事只在廖化口中虛述今郭子事亦只在元紹口中虛述皆有筆之法

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公曰吾看汝父之面

饒你性命

篤于兄弟者不絕人之父子

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

紹曰離此二十里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關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金之力黑面

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

名恨無門路相見

因郭常引出郭常之子因郭常之子引出裴元紹因裴元紹引出周倉方知郭常相見一段文字並非閒筆郭常為周倉引頭亦如胡華為胡班伏線耳

關公曰綠林

中非豪傑託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正說話間遙

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黑面長身持槍

乘馬引眾而至

周倉形狀前在元紹口中叙出今又在關公眼中看出

見了關公驚喜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

道旁曰周倉參拜

畫出驚喜之狀

關公曰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

尊顏

元紹但聞公名周倉已識公面

恨失身賊黨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為步卒早晚

執鞭隨銓死亦甘心

勇于從義誠于墓賢倉亦人傑矣哉

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

何倉曰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眾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車前

稟問二嫂

稟命而行儼然有父兄在

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艱難並未

嘗要軍馬相隨前廖化欲相投叔叔既却之

夫人口中又將廖化事一提起照應前文

今何獨容周倉之眾耶我

輩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不

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

為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錯過若以眾人相隨為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

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雖萬里不辭也

有匹馬尋兄之主人自有隻身隨主之從者○倉之誠於從公如此宜其與公同享血食于千秋也哉

關公

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

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領我隨關將

軍去但有佳剗處便來取你

伏一筆

元紹快快而別

元紹之不得從公亦有幸有不幸也

周倉跟著關公往汝

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

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

逐縣官正與縣官對

占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

屯糧今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敢敵

此語一夫舍人想殺至

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

散一向不知下落誰想却在此

本為尋兄却先遇奇文幻事

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

耳不料下文幻出絕奇之事

却說張飛在砦楊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

又是一位尋兄的

偶過古城

入縣借糧縣官不肯

此土人所未述○

飛怒因就逐去縣官奪了縣印

知縣印

占住城池

權且安身

補叙張飛事

當日孫乾領關公命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玄德離了袁紹處

投汝南去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同言

隨即披挂持丈八矛上馬引一千餘人逕出城門

奇絕怪絕不解其故

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

隨出城來關公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

睜環眼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望關公便搠

奇極怪極一路胡華郭常廖化周倉等輩無不出莊拜迎下馬伏拜至此愛弟相見忽然捉矛便搠真驚殺人

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

首卷中事

飛喝曰你既

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

前此稱兄稱弟今忽作你我之呼蓋你我之為兄弟本以義合也你既無義則你

說得字字憤聲聲激○前卷極力寫雲長此卷極力寫翼德

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

又來賺我

竟說來賺我冤屈得好

我今與你併个死活

桃園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你既背義則你死我活方為快也字字憤聲聲激

關公曰你原

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著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

公不自說推二嫂說情景逼真

二夫人聽得揭簾

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佳著且看了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

兄也殺負兄之人于嫂之前猶殺之于兄前也字字憤聲聲激○降曹即是負劉負劉即是負義義則兄之負義則殺之翼德真聖人也

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

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了糜夫

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

前翼德失陷二嫂於呂布則雲長責之而玄德解之今雲長失陷二嫂于曹操則翼德責之而二嫂解之前後亦遙遙相對

飛曰嫂

嫂休要被他人瞞過忠臣寧死而不辱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

可知雲長之事翼德所不能為亦不肯為

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雲長特來尋將軍夾孫乾語更妙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

好心必是來捉我直認雲長為曹操心腹故作此等語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借此一語帶起下文如針引線極敘法之妙○幸是不曾帶得

廖化裴元紹等一班人伴來不執真是沒得辨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求得其妙品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

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關公此時真渾身是口難分說矣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不特翼

即關公亦心疑讀挺丈八蛇矛便搠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

表我真心絕妙辨冤法飛曰你果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便要斬來將彌衡之鼓三通其節悲張飛之鼓三通其聲壯

關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為首一將乃是蔡陽提刀縱馬大喝曰你殺吾外甥秦琪却

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便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自擂鼓只見

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關公事借蔡陽頭為辨揭蔡陽頭以張飛鼓為邀帖眾軍士俱走關公活捉

執認旗的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來

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著將軍曹操一邊事在軍人

口中補出省筆關公聞言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從頭至尾

說了一遍飛方纔信既借曹將頭明辨心跡於目前又借曹軍口証往事於前日張飛又不得不心服矣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門

外有數十騎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讀者至此又疑是曹兵至矣張飛心中疑慮便轉出南門

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之乃麋竺麋芳也張飛在古城遇二麋與關

公在汝南過徐乾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

一撥出人意外

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

又在二處口中帶表簡雍下落妙

只不知將

軍在此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

度量必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

二處蹤跡亦只信他口中叙出皆筆

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

已知哥哥下落二麋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入城至衙中

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

不知則大怒欲殺知之則大哭下拜英雄血性固應爾

麋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

叙事簡到

一面設宴賀喜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

汝南見玄德

寫張飛

關公曰賢弟可保護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

消息

保護尋兄之事前此關分獨任之今則與翼德分任之矣

飛允諾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著關

公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為見軍少後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

去了

前赴河北却在汝南今至汝南又在河北古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微而求復聚如此之難可發一嘆

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憂慮再苦一

番驅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關公依言辭了劉辟龔都同至古城

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至河北

寫張飛

關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

未可輕棄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

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

斬顏良文醜事又在張飛口中一提

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行

為後不入境伏筆

遂喚周倉問曰卧牛山裴元紹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曰我今抄近

路去尋兄長汝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上接來

欲使彼接應以防不虞不意後文又發不然

倉領命

而去關公與孫乾只隨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未可輕入只在此

間暫歇孫乾甚精細○千里尋兄及至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依言先打發孫乾去

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又遇一與關公

施禮公俱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又遇兩

此處且不叙款留關公并從人俱留於莊內胡華之後有郭常郭常之後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

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此處便不突然可暗請來同議少頃簡雍至與

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見劉表共破曹

操便可乘機而去前在許都脫身託言攻袁術今在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雍曰

某亦自有脫身之計此計且不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

九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未肯相從玄德曰此

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紹又曰

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雪顏良文醜之恨孫乾不與關公玄德

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又將前今何又欲殺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長

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若紹之優柔無斷直一紹笑曰吾固愛之故戲言耳

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來玄德曰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玄德脫身之計簡雍預先畫定孫

紹大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說劉表二

則監住玄德

妙人妙計

紹然其言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

玄德請攻袁術書據使朱靈路昭監之玄德請攻劉表袁紹即使簡雍監之袁曹愚智又別於此

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

此事不實叙只用虛筆點綴

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荊州必不

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識見

可笑

郭圖嗟呀而出却說玄德先命孫乾出城

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著同往關定莊上關

公迎門接拜執手啼哭不止

劉關至此方纔相見啼哭二字宛然揭蔡之誠

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

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關寧學文次子關平學武

二子姓名學業至此方補叙却用關公代說妙○郭常之

子不肖關定之子又賢又復間相相對

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未識肯容納否

郭子不肖而郭常乞留之關子賢而關定欲遣

之畢竟郭常不脫常情關定自有定見

玄德曰年幾何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尚未有

子今即以賢郎為子若何

此從同性上想出異姓者既為兄弟同性者豈不當為父子耶

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為父呼

玄德為伯父

關公本為尋兄忽得一子玄德方見一第又認一侄奇文奇事○前玄德於途中遇親妻為食之劉安今關公於途中遇遺子為嗣之關定亦遙遙相對

玄德恐袁紹追之

急收拾起行關平隨著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卧牛山

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

奇文奇事雜音而來

關公引他見了玄德問其何故

受傷倉曰某未至卧牛山之前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

元紹

關平為養子有不必隨行之關寧以陪之周倉為部將有不得隨行之裴元紹以陪之一虛一實天然奇妙

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

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擅離倉大怒與那將交戰被他連勝數

次身中三槍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極其雄壯不知

姓名

關公遇張飛妙在先知姓名周倉見趙雲妙在不知姓名

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在後逕投卧牛山來周倉在山

下叫罵只見那將全付披挂持槍驛馬引眾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

非子龍否

意外出奇

那將見了玄德滾鞍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子龍

徐州一別令人想殺今此處忽

言以致兵敗自焚

通應第二十回中語

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

欲至徐州投使君

是其生平一片之心

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紹處雲幾番

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

又精細

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此處適遇裴元紹下

山來欲奪我馬

莫非又被郭常之子所誤

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

實今幸得遇使君

子龍一向蹤跡即借他口中應應叙出又周至又省筆又妙在夾帶劉關張三人事

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

前事

東書欲寄何由達舊事淒涼不可聽

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

通應第七回之情

今幸得相遇雲

曰雲奔走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

剖心憑胆之言

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眾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麋竺糜芳迎接入城各

相拜訴二夫人俱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

前劉關時見時雲長但執手啼哭並無一語自明今二夫人代為言之○雲長心事光明磊落玄德已深信之

雖微二夫人言固前感嘆不已也

於是殺牛宰馬先拜謝天地

結義之時然後遍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

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

其實後可喜後

人有詩讚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麋竺糜芳關平周倉統領馬部軍校共四五百人。

上已將前事一

總此又總叙一筆老甚上支單叙將此筆叙兵

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

究竟古城尺作得書過文

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

省却多少筆墨叙事妙品

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紮。招軍買馬。徐圖征進。不在話下。

放下支總一邊

且說袁紹

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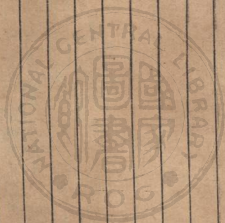
雖據荊州不足為強。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

共攻曹操。

放下劉備專重曹操又敘過劉表轉出孫策此文字過枝接葉處

紹從其言。即修書遣陳震為使來會孫策。正是

只因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鎮江東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夢之所以卒於巢也。萬乘至重。壯者慮輕。堅與策之不得為帝王者在此。智伯之客只一許貢之客。有三未知許貢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事許貢。其先亦如豫讓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豫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襄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槍搦孫策。蓋己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為尤快。其人亦比豫讓為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愧後世之為人臣而忘其君者。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惑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識見誠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運數當絕。適逢其會耳。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為孫策死於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殺孫策。何以南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孫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而今吳下風俗。最好延僧禮道。并信諸巫祝鬼神之事。蓋自昔日而已然矣。席間耳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實不可耐。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

孽託言。非必于吉。正史但曰孫策為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勗業而遺其子者矣。未有兄勗業而遺其弟者也。策無年而權有年。策無嗣而權有嗣。策也竭蹶而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其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為策。衝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俗坐鎮。君人之度不足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孫權。亦猶劉縯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秀。策於舉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在於孫權矣。

魯肅之濟厖瑜是篤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薦魯肅是薦賢。不是酬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與孔明隆中所見略同。人但知其為謹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為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為知子敬者耶。人謂管仲不如鮑叔。以鮑叔能薦賢。而管仲不能薦賢也。今周瑜薦魯肅。魯肅又薦諸葛瑾。張紘亦薦顧雍。其轉相汲引。如此。彼管仲於臨終時。力短資須無甯越等諸人。而未嘗薦一賢士以自代。然則如瑜如肅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截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仁婚孫匡者曹操也。孫策欲結袁紹以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操。則合者既離。而終合。離者既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捉摸。乃爾乎。前回正叙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回將叙

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夾敘東吳如天外奇峰橫插入來。事既變。敘事之文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勳。

廬江太守

使虞翻馳檄豫章。

豫章太守華歆投降。

後孫權使華歆至許昌。先於此處伏筆。王朗不降孫策而歸。曹操華歆則既降孫策而文歸曹操。華歆人品又在王朗之下。

自此聲勢大振。乃遣

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

劉景升之兒如獅。孫文臺之兒如獅。

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兩家結婚。

曹操結婚孫策與袁術。求婚品布一樣主意。

留張紘在許昌。

伏筆

孫策求為大司馬。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

呂與袁以結婚而不睦。兩相局而。

於是吳郡太

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

王

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以為後患。

使者齎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

呂布與袁術書是答書。孫策與答書是送書。答書猶可。原送書不可耐。

策觀書大

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命武

士絞殺之。

孫曹之交至此愈離。

貢家屬皆逃散。

借家屬為辭。出家客妙。

有家客三人欲為許貢報仇。恨無其便。

其不傳姓名

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

曹操許田射鹿。何其嚴整。孫策丹徒

逐鹿何其輕率

正趕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槍帶弓而立。

此孫策伏橋更覺閃忽。

策勒馬問曰。汝

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挺槍望策左腿便刺。

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正

中孫策面頰

不是射虎却是射獅

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梅兒那二人舉

槍向孫策亂搥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為主報仇

即在家客口中說明省筆三人來恩却在兩人口中說出更妙

別無兵械只以弓拒之

前太史慈以一鎗抵一戟今孫策以一弓抵二槍前後映射

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槍

馬亦帶傷

前周泰以保護孫權而被槍今孫策以無人保護而被傷又前後映射

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殺賊程

普引眾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

善哉三客勝徐晃張遼輩多矣

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

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讚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山中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義殺身豫讓未為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

華陀前因周泰後醫關公故於此處更為一提

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須靜養百日方可無虞若怒

氣衝激其瘡難治

先伏一筆

孫策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

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

惟有郭嘉不服

此在使者口中補叙首甚

策曰郭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言策怒固問之使者只得

從實告曰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

日必死於小人之手

正與射獵受傷相照嘉之料策不於射獵知之早於戰太史慈知之矣

策聞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

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今何因一時

之忿自輕萬金之軀正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

接引前卷○陳震此來恰中機會

策喚入問之震具

言袁紹欲結東吳為外應共攻曹操

正中

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

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

此等光景其實可笑可惡

策怪問何故左右曰有于

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

此時不即說明于神仙來歷留在後文叙出有情景

策起身凭欄視之見一道

人身披鶴氅手攜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

吳人風俗往往如此

策怒曰是何妖人

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

有不驗當世呼為神仙未可輕瀆

華陀是醫中之仙于吉又是仙中之醫然則孫策被傷諸將何不即薦于吉療治之而必求華陀之徒也

策愈怒喝令

速速擒來違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士怎敢煽惑人

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號曰太

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

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異是自說無人看見

貧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

救萬人未曾取人毫釐之物

今之方士不同

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

從何而得汝即黃巾張角之流

張角事已隔二十餘回忽又於此提動

今若不誅必為後患叱左右斬之張

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

猪狗

俗呼之為神仙策乃罵之為猪狗快絕

眾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眾官俱散陳

震自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

男子或有不信道者却又拘

婦人

不過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我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紲此人多曾醫人疾病軍民

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眾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

勿聽外人妄言。兇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吉在

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

繫下獄。策之殺吉皆眾人殺之也。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拜求孫策。乞保于神仙。今有寫連名保狀為病人拜神仙而求保者矣。

未有代神仙拜凡人而求保者也可發一笑。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有一刺史張津。聽信邪教。鼓

瑟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後竟為敵軍所殺。百壯中入於張角之前途引一故事張角用黃巾張津用紅帕

張角是黃天當立張津是赤地當興矣雨下映射成趣。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

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前言治病此忽甚策轉出新雨約甚

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即沐

浴更衣。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前據策欲拘囚于吉則獄吏私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百姓觀者填街塞巷一句好

于吉謂眾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神仙不死死

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極似郭璞語既知氣數難逃便不驚恐孫策矣玉敦之死未聞郭璞作祟然則

孫策之死安得謂是于吉作祟耶。少頃。孫策親至壇中。下令。若午時無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

伺候。亦是一將及午時狂風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

日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鱖

隨風起。偏有此一折妙甚忽見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響亮。雷電齊發。大雨如注。頃刻之間。

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雨。遇雨之吉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

雨住復見太陽

看他一時寫出風雲變火雷電雨日今讀者驚心悅目

於是眾官及百姓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

索再拜稱謝

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此時眾人不羅拜孫策或未必殺吉使策果於殺吉

者皆眾人

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若果能破雨而雨欲

之過也

而欲生而生矣今死生既云有定數則晴雨安得無定數

掣寶劍令左右殺了于吉眾官力諫策怒曰爾等皆欲從于吉

造反耶

眾官中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兵劫畢竟不成神仙只見一

道青氣

太平青領道投東北去了在東北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

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

能於既死之後攝去其屍何不先於未死之前遁去其身乎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

軍士忽見一人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既往東北何又來西南策大怒正欲拔劍砍之

忽然昏倒於地

左右急救入卧内半晌方甦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屈殺神

仙四字

故招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曾有為禍之理今殺妖人

正絕大禍安得反為我禍

孫策明理畢竟英雄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

確是婦人聲口今日吳下此風尤甚○若云作好事是將追薦神仙矣豈有神仙而望人追薦者乎好笑

策曰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為禍何必禳耶夫

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

婦人信鬼之事慈母愛子之情何不并禳許貢及其家客三人豈鬼不為祟而神仙反為祟乎是夜三更

策卧於内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牀前人之將死而鬼物侮之非真于吉之能為禍也

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既為陰鬼何敢近我取牀頭劍擲之忽然

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强行以寬母心

孫策事母至孝豈有神仙而害孝子者母謂策曰

聖人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今之信佛信仙者偏

會引孔孟之言為證不獨一吳太夫人也汝屈殺于先生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設醮玉清前不敘明

至此借吳夫人口中說出好汝可親往拜禱自然安妥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得己而

從母命與今之信婦言而拜仙佛者不同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拜畢竟是強漢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成一

座華蓋上面端坐著于吉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策怒唾罵之走離殿宇又見于吉立於殿門怒

目視策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否左右皆云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于

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眾視之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砍入腦袋七竅流

血而死小卒動手殺于吉非小卒之意吉若恨而死之亦不成神仙矣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種種與妖作怪

神仙必不為此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直以玉清觀與瑯玕宮一樣看遂坐於觀前命武士五百人拆毀之武士

方上屋揭瓦却見于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策大怒傳令

著出本觀道士放火燒毀殿宇火起處又見于吉立於火光之中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此○此時何不更求甘雨以

滅火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於府門前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城外下

寨傳喚眾將商議欲起兵助袁紹夾攻曹操忙中同顧陳震通好一事妙甚眾將俱曰主公玉體違和未

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披髮而來

像鬼不像神仙也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人傳命召策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

策形容憔悴泣曰兒失形矣策即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失驚顧左右

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

種種異妖作怪神仙必不為此○聞神仙有照妖鏡不意凡人又有照神仙之鏡

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

日金瘡迸裂則孫策仍死於許貢之客非死於于吉也

夫人命扶入卧內須臾甦

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卧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

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大可有為子布等幸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

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

孫策深自知其弟亦深知其弟

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

兒天年宜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急

孫策可為孝於

父母友於兄弟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

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

內事外事分得妙

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

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眾共誅之骨肉為

逆不得入祖墳安葬

早為後文孫策孫權伏線

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

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

相知之雅

周郎之於孫策猶樊噲之於漢高皆兩姨之親也○此處將二喬先叙一筆為後文伏線

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

此是孫策當死切勿認作于吉

有靈若于吉果能捉殺孫策則後文左慈何不捉殺曹操耶

後人有詩讚曰

獨戰東南地

人稱小霸王

運籌如虎踞

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

名聞四海香

臨終遺大事

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

語亦壯

宜一面治喪事一面理軍

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眾文武謁賀孫權生得方

頭大口碧眼紫髯

曹操有黃鬚兒孫堅有紫鬚兒紫鬚勝黃鬚者多矣

昔漢使劉琬入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

偏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

之表又享高壽眾皆不及也

百忙中忽補叙劉琬善相是間筆却又足驚筆

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

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

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

看他補叙處何

等周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

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

孫權不能

面囑周瑜而特自囑其妻以轉囑其妻之妹周瑜不能面見孫策而但聞其母與弟述策之言與白帝城託孤者又是一樣局面

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

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為今之計須求

高明遠見之人為輔然後江東可定也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子布外事全賴公瑾

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

才如周郎而能推賢讓能

是其文權問何人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

周瑜始薦張昭於孫策今又薦魯肅於孫權始終以薦人為主妙

此人

胸懷韜畧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當居巢長

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囤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肅即指一

困相贈其慷慨如此

李願為友經財好施此等入見易於富貴中求之○能孝親為友則必能忠君矣能經財好施則必不私其家以資國矣

平生好擊劍騎射寓

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鄭寶肅尚躊躇未往今主

公可速召之權大喜即命周瑜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叙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

肅曰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

臣臣亦擇君

馬援舍膽鬪而從光武肅亦當舍鄭寶而從孫權

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足下不

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

終日不倦一日眾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卧

極似手腳俱是唐肅宗時

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為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

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

許貢以孫策比項羽是言其驍勇曾肅以

曹操比項羽是言其跋扈

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

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今乘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

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

天下大勢已了然胸中其識見不在孔明之下

權聞言大喜披衣起

謝次日厚賜魯肅并將衣服幃帳等物賜肅之母

君能推其孝以及臣則臣必將推其孝以事君

肅又薦一人見孫

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

君能孝則所用之臣亦孝臣能孝則所薦之人亦孝

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

也權拜之為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

以書絕袁紹

了前案○操策本欲通紹而攻曹今權乃通曹而絕紹機謀轉變倏忽不同妙絕

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

御史張紘諫曰

用張紘諫妙

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而善

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為將軍典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費印

往江東

後文曹操獨留華歆而此處不留張紘者以紘之兄弟久事東吳終不為操用耳

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即命與張昭同理政

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

又是一孝子之徒

其為人

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

雍性不飲酒孫權嘗曰顧公在座使人不樂其人之嚴正可知

權以為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

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為將軍結

為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

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復興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曹操攻劉備之時

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是二失也迨呂布已滅劉備已敗然後爭之斯

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

取勝而紹又不為是三失也既已失之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

其必敗耳

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

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而操以乏糧而欲歸若非荀彧勸之勿歸袁曹

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至此，正是大關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

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授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致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許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襲許都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譖張郃之語，則信其真。所以敗也。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語，不於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為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矣，於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勝。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為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劫則劫之，劫之而我因糧於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劫則焚之，劫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焚之則敵之大損，即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劫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高帝有給漢糧之蕭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曹

操有能應糧之荀或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高帝踞牀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為傲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許攸是過為慇勤以悅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眾疑是忍之於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襲鄴郡并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攸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之此兵家虛虛實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武經七書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良可歎也其驅之不動者在楚惟有范增在袁惟有沮授而已嗚呼如增如授能有幾人哉

却說袁紹興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或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二次請急戰今第三次第四次皆請勿戰確有斟酌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紹因怒欲斬田豐田豐意眾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曹操倒未必殺正與後文反照

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沮授曰我軍雖眾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

知彼知我此即賈詡勸李傕拒馬騰之計也

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日必斬

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授鎖禁軍中待我破曹之後與田豐一體治罪

田豐意在戰在不戰

沮授意在緩戰不戰但可免敗緩戰實可致勝乃皆不見用而反見罪惜哉

於是下令將大軍七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

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眾謀士商議荀攸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

所見與沮授同此用而彼不用者所遇之主異耳

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將軍鼓譟而進紹軍

來迎兩邊排成陣勢審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礮響

齊發三通鼓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陣馬前左右排列著張郃高覽韓猛淳

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張遼徐晃李典

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

前寫二人交戰俱未親身對壘此番方是大決雌雄

曹操以鞭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

你為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於莽卓乃反

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帶詔討賊

只此七字抵得一篇陳琳檄文

操怒使張遼出

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

為後收用張郃伏筆

許褚

揮刀縱馬直出助戰高覽挺槍接住四員將捉對兇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

三千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令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袁軍慣以箭取勝此北人長技也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驅兵掩殺曹軍

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亦是好計

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盔土擔齊來曹操寨邊疊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進前十日之內築

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櫓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著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箭下如雨前之箭自北而南今之箭則自上而下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呐喊而

笑呐喊與笑相連此等軍聲從來未有曹操見軍慌亂集眾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以石禦箭妙計

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著土山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礮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

皆號其車為霹靂車箭自上而下則謂之雨石自下而上則謂之雷雨從天降雷自地起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審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盔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為掘子軍霹靂車是震來虜掘子軍又是明入地矣曹兵望見袁

軍於山後掘土坑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不能自上而下又將自下而上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遠營掘長塹則彼伏道無用也兵在山上禦之以石兵在地中禦之以水計更妙操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邊果不能入空費

軍力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或以書報之此袁曹成敗關頭書略曰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於袁紹悉聚眾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眾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此時進則勝退則敗文若小書關係非小

則敗文若小書關係非小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徐晃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我軍缺糧則必斷敵之糧自是兵家要著操曰誰人可往攸

曰即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帶將史渙并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

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

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是第一次燒糧小試其端韓猛抵當

不住撥馬回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來

報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許褚

張遼軍到兩下夾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賞勞又

分軍於寨前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眾官勸免審

配曰行軍以糧食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之處必得重兵守之韓猛所運是糧之大者因失小故思防大袁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

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于瓊督領部將睦元進韓莒子呂威璜趙獻等引二萬人馬

守烏巢那淳于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楚國子反以飲酒誤事淳于瓊者特母同

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

者賁書而往行不至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袁家細作為徐晃所獲曹家使者為許攸所獲正復相似乃操能用是而

紹不能用攸為之一嘆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却在袁紹處為謀士先飯明許攸來應當下

搜得使者所賁曹操催糧書信逕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

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

此機會兩路擊之此計若行操無葬身之地矣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與呂布不用謀宮之謀前後一轍

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荀彧答書與曹操審配致書與

袁紹亦復相似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

稅錢糧入己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因運糧便借錢糧事尋出罪案而又加以濫受民財一款惡甚紹見書大怒曰濫行匹夫

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善用人者使貪使詐即做果濫行其計自足可用獨不聞陳平有受金之謗而高祖捐金以予之子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

受他財賄為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

此疑所不當疑是教之投操也

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退

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嘆曰忠言逆耳賢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遭審配之

害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

此處不即寫投曹又作一曲折妙

左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

至此袁紹不納直言後必為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

投操之計反出自左右寫得曲妙

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逕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官渡相持枉嘆嗟若使許攸謀見用山河豈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寨伏路軍人拏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

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

及穿履跣足出迎

荀彧所謂體任自然與紹繁禮多儀者異矣

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

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

下乎

袁紹怒罵之而曹操敬禮之許攸安得不得其術中耶

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

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

紹以輕騎掩襲許都首尾相攻

操欲求破紹之計攸乃先說明破操之計妙妙

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

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

問得妙

操曰可支一年

誰得妙

攸笑曰恐未必

冷妙

操曰有半年耳

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

文勢至此又一曲折

操挽留

曰子遠勿嘆尚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

既云實訴仍是虛言妙甚

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

雄今果然也

又冷妙

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

却不道朋友有信

遂附耳低言曰

好做

軍中止有

此月之糧

曹操口中漸漸減來凡作四番跌頓

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

大聲說破正對附耳低言妙

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

寫真

操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

使之事相告

先問糧然後出書先出書然後說得書緣故亦作兩番跌頓

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舊交而來願即有以教

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死之道也

與荀彧書中

攸有一策

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眾不戰自破明公還肯聽否

妙在不即說出何策

操喜曰願聞良策攸

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撥淳于瓊把守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

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

燒韓猛所運之糧不燒烏巢所屯之糧

大喜重待許攸留於寨中

留許攸於寨中是曹操精細處

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準備往烏巢劫糧

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

以張遼觀出曹操之知人文勢至此又是作一曲

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不從許攸之計是坐而待

困也

等於料已

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

善於料人然則操之留攸於寨正所以試之也

且吾亦欲劫寨久矣

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

將欲劫人先防人來劫我亦是兵家要著

已籌之熟矣便教荀攸賈詡曹洪同許攸守大寨

同許攸守寨又是精細處

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

伏於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自

引諸將居中

居者分左右行若分前後有法

共五千人馬打著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人啣枚馬勒

口黃昏時分。望鳥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此中偏有此關筆且說沮受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

眾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之分。正欲殺曹操。燒糧却忽殺沮受。

觀星奇妙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求見袁紹。時紹已醉卧。聽說沮受有密事。啟報喚入問

之。受曰。適觀天象。見太白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

害。鳥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為曹操所算。

前若用許攸之言。則紹可以勝今若用沮受之言。則紹猶不至於敗。文勢至此。又作一曲。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眾。因叱監者

曰。吾命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換人監押沮受。表紹一誤再誤。天受出掩淚

嘆曰。我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於何處也。沮受作反照後人有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獨夫袁紹少機謀。鳥巢糧盡根基拔。猶欲區區守冀州。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

鳥巢護糧。此時假將奇去賺真淳于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次。皆詐稱蔣奇之兵。並

無阻礙。略得及到鳥巢四更已盡。前云黃昏進發。此云四更已盡。時候一些不亂。細甚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眾將

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眾將飲了酒。醉卧帳中。紹醉卧瓊亦醉。聞鼓譟之聲。連忙跳

起。問何故喧鬧。言未已。早被撓鉤拖翻。醉漢睦元進趙叡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

來救應。曹軍飛報。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

賊至背後。方可回戰。有連無返。真善用兵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太

空睦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行燒絕

前後兩番燒糧前是燒此是大燒

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削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

醉漢此時想已醒矣

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不信星光遂有火光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

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

此時何不放出沮受則知後日必殺田豐

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

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空虛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

必速還此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

計非不佳惜已為張遼所料

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為內備

以防不虞

郃之言正與遼之計相合

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曹操只

顧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劫曹營紹乃遣張郃高覽引兵五千往官渡擊曹營

遣蔣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

使真將奇去敵假將奇○若此時并力盡去救烏巢則糧或不至盡燒紹不聽郃言是一誤再誤而又三誤矣

且說曹操殺散淳

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旗幟偽作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

馬奇軍問之稱烏巢敗軍奔回

前是假將奇去賺真淳于此又是假淳于去賺真將奇妙

奇遂不疑驅馬逕過張遼許褚

忽至大喝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

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

既以假淳于賺真將奇又

以死將奇賺活袁紹愈出愈幻

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

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

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

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卧因此不能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

對是非先於袁紹譖曰張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乎圖曰二

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審配之書是驅謀士以資敵郭圖之譖又驅猛將以資敵矣紹

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漢主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驅之及紹

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為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卻大驚覽曰

袁紹聽信讒言必為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卻曰吾亦有此

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曹操既得許攸又得二將非操得之乃紹棄之耳夏侯惇曰張高

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姓遂開營門命二人入

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

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純用甜言與慰是老奸慣家遂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

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糜以好爵二人安得不墮其術中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高覽張郃

又失了烏巢糧軍心皇皇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袁家人都為曹家可用可發一嘆

操從之即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敵攻敵應前吾久欲劫寨句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

混戰到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略得好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

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紹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

擊之紹可破也操用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言來寨中報說曹操分

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尚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分

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

不出所料

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

營袁軍俱無鬪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幼子袁尚後隨

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

行八百餘騎而去

袁紹官渡之敗與曹操赤壁之敗一樣振損之極

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

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

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

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不能自保况他人乎

奸雄可愛

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

尤武當焚書使反側者自安曹操頗學此法

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受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為曹軍所獲擒見曹操操與受相識

受見操大呼曰受不降也

沮受與許攸皆為操故人乃倣降而受不降人品特絕

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尚執

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受乃營中盜馬欲歸袁氏

操怒乃殺之受至死神色不變

有人如此可謂聲望冀北

操嘆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殯殮

為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

袁紹不能識而曹操識之為之一嘆後人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

忠貞推沮君

凝眸知陣法

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

臨危氣似雲

曹公欽義烈

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

勢弱只因多算勝兵強却為寡謀亡

未知勝負若何

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5



線

857.4523

6546

19

v.6

舊籍